



陳立華著

劫机前的搏斗

大连出版社

劫机前的搏斗

陈立华 著

大连出版社



作者陈立华近影（一九八九）

作者简介：

陈立华，男，生于1950年1月，人民警察，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武汉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湖南分会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现在湖北某公安机关从事编辑工作。近几年，致力于公安，军事，社会题材的文学创作。发表有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等。中篇小说《一个军统少将的悔恨》，获《鹃花》文学三等奖。又一部长篇小说《游龙卧虎魂》，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第一部 暗娼窝的覆灭	(1)
第一章 在飞驰的列车上.....	(2)
第二章 魔鬼在车上密谋.....	(5)
第三章 游鱼咬住了钩.....	(9)
第四章 成了他们的“哥们”.....	(15)
第五章 虎狼深夜回窝.....	(21)
第六章 进一步取信于他们.....	(28)
第七章 将计就计.....	(34)
第八章 捣毁害人的巢穴.....	(39)
第二部 劫机前的搏斗	(44)
第一章 怪影出现在索尔河畔.....	(45)
第二章 矮货最后才明白.....	(49)
第三章 溶洞里的交锋.....	(55)
第四章 假戏真做.....	(60)
第五章 渐渐地布下.....	(65)
第六章 野外密捕罪犯.....	(72)
第七章 够味的行动.....	(76)
第八章 将军得意早了.....	(80)
第三部 骗子的情网	(85)
第一章 枪口之下.....	(85)

第二章	微波匕首.....	(91)
第三章	“义子”闹剧.....	(96)
第四章	“密斯美”.....	(99)
第五章	巨款骑路.....	(105)
第六章	惊恐异常.....	(108)
第七章	血染草棚.....	(114)
第八章	悲喜交织.....	(118)
第九章	深夜密谋.....	(123)
第十章	欲罢不能.....	(130)
第十一章	魔鬼行动.....	(135)
第十二章	乐极生悲.....	(143)
第十三章	拜结夫妻.....	(148)
第四部	边境谍影.....	(152)
第一章	可疑的武警.....	(153)
第二章	间谍一〇一.....	(155)
第三章	不该断的线.....	(160)
第四章	奇异的怪影.....	(163)
第五章	第四个是女间谍.....	(165)
第六章	竹林一草棚.....	(169)
第七章	斗智斗勇.....	(173)
第八章	女谍血泪.....	(177)
第九章	险遭暗算.....	(181)
第十章	智捕三三〇.....	(185)
第五部	黑森林中的追踪.....	(190)
第一章	巴尔奇的深夜.....	(191)
第二章	死前的三〇四.....	(193)

第三章	二〇三的踪迹.....	(198)
第四章	得意的收获.....	(205)
第五章	出其不意.....	(209)
第六章	惊魂不定.....	(211)
第七章	我是少校.....	(215)
第八章	刹那间的胜利.....	(220)
第六部	沙龙行动.....	(226)
第一章	凶杀血案.....	(227)
第二章	可疑的神经头.....	(232)
第三章	揭开魔鬼的面纱.....	(238)
第四章	自杀于车站.....	(250)
第五章	重新接上了线.....	(255)
第六章	智取山茶花.....	(263)

暗娼窝的覆灭

当今仍有这么一些流氓团伙，他们潜迹江湖，诱拐美女，暗设娼窝，形成一张地下黑网。然而所行非义，难逃惩罚，他们隐蔽的黑网终于被铁掌撕破，淫乱的窝巢遭到覆灭的下场。

我赶到沙洋农场时，在这里服刑的暗娼老板徐美美正在撒草喂鱼。她不知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一点我的情况，急忙笑咪咪地迎住我：“来啦，警察作家！”

“怎么样，都好吧？”

“很好，昨天关进春潜逃时被汽车撞死了。”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就伸杆钓鱼。

徐美美帮我提来一瓶开水，泡好茶，我品茶钓鱼，脑中又浮现出我打入关进春一伙内部，拔掉这个毒瘤的一幕幕。

回到汉口的第一个深夜，我突然从床上翻起，托腮沉思半小时，终于写起《暗娼窝的覆灭》。

这部纪实文学，献给我的战友——战斗在第一线的刑警！

第一章 在飞驰的列车上

江南的五月，天气显得有点闷热。三三六次列车运行在京广线上，车厢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乘客。乘务组的姑娘们正热情地给乘客送水，小伙子手推着车，不停地叫着“香烟、糕点、饮料、瓜子”，将这一节节车厢喊叫得热热闹闹的。

这时，余泽海满头大汗，提着个黑色小旅行袋，衣服的纽扣解开了两个，他焦虑的在车厢走道上寻找，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视着每位乘客，心里不停地自问：“怎么不见手拿《郑州晚报》的人呢？”

余泽海是鸡公山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三队副队长，毕业于刑警学院刑侦专业。这位有着八年刑侦工作经验的年轻警官，今天要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

半小时前，余泽海从合肥执行任务刚回来，正要给未婚妻洪娟敏挂电话，这时，总值班牛金明副局长交给他一封黄州市拍来的敌情电报：

“罪犯关进春，从黄州市车站码头拐骗八位少女到了武龙江市。据特情三〇三报告，关进春这次到武龙江市的目的，是找一个专做暗娼生意的老板娘徐美美拿钱，因为关进春骗来的少女，都出租给了这个老板娘。又据报告，有个叫夜狼的团伙是鸡公山市人，在鸡公山火车站上车与关进春同行。夜狼有较好的搏斗技术，与关进春同行的另一罪犯绰号六哥。这三个家伙都是亡命之徒，身上绑有自制的土炸弹，三人都有

“‘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五十余发。我们已有三位刑警跟踪罪犯。考虑到夜狼也许会从鸡公山市带同伙上车，请你们派得力警员协助，以防莫测。联络方法是，我刑警手拿《郑州晚报》，报头上方写有编辑金大鹏，你局刑警手拿一本《反间谍传奇》书。”

读完这封绝密电文，余泽海惊异地盯住牛金明副局长。他不能忘记，前年，河南大学的一个罪犯，跑到江西一所军事学校盗到一包炸药，制成炸药包捆在身上。他奉命追捕。在郑州公安局的通力合作下，罪犯在郑州火车站被捕获。

现在，又要追捕如此狂妄的罪犯。他作了一个深呼吸，转身跑到指挥室接受任务！

这次跟余泽海配合行动的是刑警学院同学游昌志。当余泽海和游昌志驾车赶到鸡公山火车站时，三三六次列车提前进站，也提前开走了。列车向武龙江市进发，“客”没有接到。那个绰号叫夜狼的家伙是一人上了车，还是又邀了同伙同行呢？余泽海百思不解，他抬手扫了眼手表，联想到从鸡公山市到武龙江市之间的铁路坡度大，火车速度很难拉上来，忙对游昌志说：“追，开车追！”

这是一辆进口蓝鸟牌出租轿车，是刚从出租汽车公司调来应急用的。游昌志驾着这辆车，在平坦的公路上风驰电掣般地猛追。两个小时后，终于在离武龙江市还有四五十公里的一个小站追上火车。

余泽海跳上火车，命令游昌志驾车赶到武龙江市火车站待命接“客”。他自己先在火车上与黄州市刑警接线。

火车在继续行进，余泽海心如火烧地扫视车厢。他始终没有发现手拿《郑州晚报》的人。这可怎么办呢？

用目光寻找人是很危险的。今年二月十六日，余泽海从湖北武昌火车站乘车到长沙，晚上一点多他上车寻找座位，走到第七节车厢中间时，发现一个中年女乘客目光不安，四周扫视。当身着警装的余泽海坐在她对面时，她更显得慌乱，趁余泽海小解的机会转移了。余泽海感到奇怪，职业使他多长了个心眼。他在车厢里装着寻找座位来回地走，终于在十二号车厢发现那女人换了件男式军绿上衣，跟三个男人在玩纸牌。余泽海不动声色地找到车长和乘警，以查票为由将那女人带到乘警室。那个叫谭若非的女人原来是长途贩卖黄金的傢伙，那几个打牌的正是她的同伙。

现在，余泽海又在车厢里寻找着，但他不能用目光正面扫视乘客，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太阳从车窗射进车厢，车厢里越来越闷热。有的人脱下上衣挂在衣架上，有的干脆站在车厢走道上，这给余泽海的寻找多少增加了些麻烦。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了，列车就要到达终点站武龙江站了，请大家收拾行李，不要拥挤，准备下车……”

列车播音员清脆悦耳的女中音传进余泽海的耳朵。他凝视着车厢顶上的喇叭，心里突然一亮。他匆忙地赶到列车广播室。不一会，播音员肖运珍那流畅的声音传遍所有车厢：“现在广播找人，《郑州晚报》的金大鹏编辑，请你马上到广播室来，有人找。”

车轮滚滚，在铿锵有力的节奏中，余泽海终于迎来了贵州刑警苏忠杰——一位比自己长几岁的战友，接上了头。

余泽海跟苏忠杰交换完情况，便向五号车厢第六十八号坐席对面扫了几眼，将几个罪犯的神态面孔映入眼帘。然后回

到播音室，通过无线电通讯，将罪犯衣着、特征向战友作了汇报。

列车在行进，余泽海在等待时机……

第二章 魔鬼在车上密谋

此时，关进春正伏在车厢的右侧窗台上，两眼凝视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电线杆。眼前又浮现出去年他跟酒肉大哥袁丰伟乘这次列车到广州的情景。

那是五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列车从汉口站上完乘客刚驶出车站，袁丰伟领着从河南郑州骗来的洪美英，从餐车回到七号车厢。突然，从八号车厢迎面走来一个打扮入时的大眼睛姑娘，她一见到袁丰伟，扭头就走了，袁丰伟顿时一愣，忙扯了下关进春，耳语道：“不好，从佛山跑掉的刘仙丽看到我了！”

关进春不认识刘仙丽，但是他听袁丰伟跟他讲过，刘仙丽是温州风华饭店的服务员，袁丰伟在饭店居住期间，竭力与刘仙丽靠近，并谎称自己是北京长城饭店袁金厚总经理的大公子，愿意跟刘仙丽交朋友。刘仙丽向往北京，向往未来的美好生活，在袁丰伟的甜言蜜语中，她利用夜班的机会与其同居了。第一次，袁丰伟送给她两百块钱调养身子，后来每同居一次都是这个数。

两个月后，袁丰伟说他到佛山办公事，要求她陪他到羊城、佛山转转。她利用姐姐是内科医生的有利条件，弄了张病假条打发了经理，悄悄跟着袁丰伟到了佛山，她万万没有料到袁丰伟将她卖给了一个暗娼院。不久，袁丰伟再次到佛

山，企图再玩弄她时，却得知她逃跑了。是她引来了公安人员把罪恶的烟花院扫除了。显然，刘仙丽正在协助公安人员寻找袁丰伟的足迹……

袁丰伟从厕所换好衣服出来，前后两节车厢里都有乘警向他走来，他预感到祸在眼前，忙向关进春递了个眼色，然后回身进了厕所，抬起一脚踢破玻璃跃出车厢。

飞驰的列车，一股巨大的旋风将袁丰伟吸到车轮下，他被列车碾成了肉泥……

袁丰伟死了，关进春又惊又喜，如果他不死被公安局捕住，自己非进牢房不可。车到长沙站，他领着洪美英匆忙下车。

洪美英虽然只有十九岁，但毕竟是高中毕业生。她见情人袁丰伟逃跑身亡，不知是为什么，当着车上的乘警也不敢喊声。一下车她便扯住关进春问：“这到底是什么事呀？”

关进春心想，凭着洪美英这脸蛋，这富有曲线美的身段，少说也能值几千块。为了稳住她，他深长地叹口气问：“洪阿妹，你真不晓得袁哥的底细？”

“他说他是齐齐哈尔市驻军袁军长的小儿子，老家是辉州的，我就跟他相好上了……”

“你中他的奸计了，洪阿妹，他是杀人逃跑的。我跟他同学，我爸爸跟他爸是老战友。刚才我是偶然在车上见到他的。”

关进春怎么神吹，洪美英也不知道，不过她相信关进春。在远离家乡，情人已死的情况下，她接受了关进春关心，跟着他在长沙转了两天，又乘火车来到武龙江市。关进春耍了她半个月，才将她悄悄地卖给了一个凶残的男人。当

她得知自己被卖，关在房间里供人玩弄时，她趁深夜那个男人熟睡之机，咬咬牙对着他胸脯就是一刀。男人惊醒过来，忍着痛，用刀杀死了洪美英，自己也因流血过多而当夜死去……

回忆着这些残忍的情节，关进春吸了口冷气，他回过头盯住从鸡公山市上车的夜狼问：“发现尾巴没有？”

夜狼傲慢地一笑：“我还没那个福气呢！”

关进春一听就板起脸，恶狠狠地道：“你别忘了袁丰伟是怎么死的！”

夜狼深知关进春的脾气。上个月九号晚上，他交给关进春一个四川重庆来的姑娘。按惯例，第一夜是关进春的。深夜，四川姑娘流着泪说，她不会善罢甘休。关进春怕她坏事，蒙住她的嘴，用匕首悄悄干掉了她。第二天抛尸长江。关进春也是说，他吸取了袁丰伟的教训！”

“大哥，”夜狼讨好地叫关进春，“鸡公山市的生意很好，是不是请人到湖南弄几个长沙妹子来。长沙妹子颜色好，很值钱。”

“不见得吧，听说苏州货价最高。”同伙六哥补了句。

关进春冷冷一笑：“远看女人，近看猪嘛，再说这种事只要灯一熄，还不是都那个味。”

“对对对，”夜狼忙又问，“这次的行动，我有具体任务吗？能不能先跟我交底？”

关进春打了个手势，表示这里不便多议。两人起身走到车厢另一头，耳语开了。

夜狼听着不时地点点头。突然，他生气地道：“大哥，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花老板很刁猾，她养的看门狗个个比你的武艺高，谨防失手！”关进春急忙解释。

夜狼听着这才脸浮笑意：“放一百个心，把钱装在箱子里，我跟六哥一前一后，你提着钱走在中间，要花老板送你上车再回去。她狗日的想谋财害命，这是白日做梦！”

原来，关进春是怕花老板徐美美将钱交给他后，又派人杀死他夺走钱。听夜狼这样拚死表态，才松了一口气。他拍了拍夜狼的肩头问：“都准备好了？”

“子弹上了膛，炸药在背后和胸口各绑了两个，随时可以找几个垫背的！”夜狼说着朝背后扫了眼，“六哥可靠吗？”

“好，跟赵晓东一样的不怕死！”

一听关进春说赵晓东，夜狼立刻想起元月四日在河南淅川县发生的事。赵晓东因盗窃被人发现，他闯入县委黄副书记家，持铁锤将黄头部击伤致昏，抢走“六四”式手枪和八十发子弹，纵火烧了会客室，打死三人后携枪潜逃。到了洛阳桥上时，他乘坐在客车中被公安人员发现，司机趁机跳车，赵晓东一手持枪与公安人员交战，一手握住方向盘驾车冲上桥头，哨兵打伤了赵晓东，又击破车胎。赵晓东卧车拒捕，最后被公安人员击倒，身中数弹死亡。

“对，要做赵晓东那样的英雄，死也不能投降！”关进春说着挥一挥手，“走，叫六哥跟赵晓东学！”

夜狼一把扯住他：“关哥，我可是提着头跟你干。”

“知道，我口袋满了，能让你口袋空着？”

“大哥，请你具体点。”

关进春见他眼珠刁溜溜地直转，淡淡一笑道：“两千！”

“不算数，我那帮兄弟你是知道的！”夜狼不甘示弱地道。

第三章 游鱼咬住了钩

中午十一点半，列车缓缓地驶入终点站——武龙江市南站，车厢里正播放充满黄土高原泥土芳香的《信天游》。那音调高亢而辽阔，情感强烈而深沉。

余泽海中断对歌曲的品味，装着找人，提着提包向车厢另一头走去。

原来，关进春这帮家伙见车厢里的乘客都挤到车厢门口，就由夜狼先下站台侦察。夜狼反复观察四周，没有发现异样的情况，忙将手中的一本《布谷鸟》杂志晃了两晃。关进春一见夜狼发出平安无事的暗号，忙跟六哥俩下车。

余泽海向黄州刑警苏忠杰发出紧紧跟踪的信号，他自己急忙下车出站，赶去跟驾驶出租汽车的游昌志取得联系，待关进春他们一出车站，他就驾车接“客”。

余泽海一走，情况发生变异。关进春下车后并没有立刻离开站台，也没有从出站口出站的形迹，三人小声耳语几句后，六哥从车厢底部爬了过去。不一会，六哥向关进春发出平安快过的信号，关进春在前，夜狼在后都爬了过去。

黄州刑警见机行事，向战友使了个眼色，苏忠杰第一个绕了两节车厢也紧盯上去。另一刑警忙电告余泽海。

关进春他们过了铁路桥，并没有继续朝前走，而是站在桥南头的一个较高的土坑边上向四周扫视。足有一支烟的功夫，大概是确定了方向，断定没有人在跟踪，才绕过铁道，

穿过人行天桥，向火车站前的广场走来。沿途，他们都跑进厕所换了外衣。

余泽海也换了身色茄夹克衫，坐在小轿车里。根据苏忠杰的报告，他一眼就盯住了换了衣服的关进春，他发现他们一跃全都上了四路电车。余泽海叫游昌志驾车跟上。

四路电车行驶在中山大道闹马场地段。这里是武龙江市的贸易中心，武龙江市最大的商场都集中在这里。这里的大楼，千姿百态，拥有近两千间客房的中外合资经营的大洋饭店，喜气洋洋地矗立在空间，笑迎四方宾客。

突然，关进春他们在大洋饭店站挤下了车，余泽海急忙要游昌志将车向饭店门口的电车站靠。

“难道他们要到大洋饭店住宿？”余泽海思忖着，对游昌志耳语几句。游昌志赶紧让出驾驶室，手里拿着钳子，一只手坐在一旁抽烟，余泽海驾着车迎了上去。

“同志，用车吗？”余泽海一连问了几位从四路电车上下来的乘客，最后才这样问关进春，装着招揽生意的，“进口的蓝鸟车，很豪华的。”

“我们是出来试车，顺便打点野货的，不会很贵。”游昌志拿着扳手，从车窗里伸出头来说。

关进春一听就知道这两人是想捞外快，他向两个同伙递了个眼色后，才小声问：“多少钱一公里？”

余泽海抽出一支烟甩给关进春：“小兄弟，官价七角。怎么，你还没开洋味？”

关进春接住烟刁在嘴上，盯住余泽海道：“我说大哥，”他走近车，“计算回程不？”说着，他眼扫车内。

余泽海内心暗骂：侦察老子车里的动态？哼，老子将计

就计！

“市内不计，出市要计回程。”余泽海忙道。

“市内，不出城！”

好，余泽海了解到了。这家伙坑害妇女的烟花院在市
内，然而市区近六百万人口哩，怎么找呢？一定要钩住这帮
家伙，决不能让其溜掉！

黄州刑警提供了如下情况：关进春在离开黄州之前，进
赌场输了个精光。他身无分文跟六哥俩深夜敲开暗娼史慧英
的房门，三人同床混了一夜。临行前，向我特情三〇三借了
四十块钱作路费。在车上又吃了炒菜，除了夜狼身上的不清
楚外，关进春身上的钱显然不多。

余泽海利用了这点，同时他从关进春问回程费中，也猜
出他身上的钱可能快完了，忙一笑道：“我们出来修车试
车，没有营业任务，只要在市内转转，一切都好商量。”

“你说，怎么商量？”关进春问。

余泽海故作哥们神态将脸一沉：“老子白汗累成黑水，
一月才百十块，什么都捏在一块才一百二三。兄弟把话挑
明，只要你不要发票，你到那儿我都干，想必你也知道外面
玩的行情，总不会给兄长吃亏吧？”

“要不要发票都好说，只是你敢不敢？”关进春说。

“行，你给我们两盒进口烟吧，干我们这买卖全是为了
涨张嘴。”游昌志急忙说：“去吧，不开发票好商量。”

关进春一听余泽海骂的那一通又知道，两人是开私车捞
钱，心里很是高兴。正要向夜狼和六哥使眼色上车，夜狼向
他眨了眨眼向不远的公共厕所走。关进春立刻明白他有话
说，忙跟了上去。六哥为了关进春的安全，总是寸步不离地